



【流沙河简介】

原名余勋坦, 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幼学古文, 做文言文, 习书大字。十六岁来成都读省成中, 转爱新文学。十七岁始发表习作。大学毕业。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0年参加工作, 历任金堂县淮口镇女小教师、成都《川西农民报》编辑、金堂县文化馆馆长、四川省文联编辑、四川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著有诗集《农村夜曲》《告别火星》《流沙河诗集》《游踪》《故园别》《独唱》, 短篇小说集《窗》, 诗论《台湾诗人十二家》《隔海说诗》《写诗十二课》《十二象》《余光中100首》《流沙河诗存》等, 散文《锯齿齿痕录》《南窗笑谈》《流沙河随笔》《流沙河短文》《书鱼小》《流沙河近作》等。

1996年, 从四川省作协退休后, 流沙河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 每日读书、写字和卖字。2009年开始, 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开始固定讲座。



【作品推荐】

《流沙河诗存》
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5月

聚焦

生活如源文若溪

李支国

叶圣陶先生曾说, “生活犹如源泉, 文章犹如溪水, 源泉丰盈, 溪流自然活泼地昼夜不息。”最近, 一批株洲题材、株洲元素文学作品涌现, 对这句话作了最好的印证。

大型文学期刊《湖南文学》今年9月号上, 刊发了文坛前辈聂鑫森的小说《天字理发馆》。这篇小说被安排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专辑”的突出位置刊发, 自然表明了编辑对其分量 and 价值的看重。

小说的主题集中, 不枝不蔓, 短小精悍, 讲述的是株洲清水塘老街上, 祖孙三代一家人坚守理发馆, 站好最后一班岗, 为即将搬迁的红旗冶炼厂工人们做好最后一次理发服务的故事。小小的理发店里, 爷爷、儿子、孙子三代理发匠, 冶炼厂的三代产业工人, 在红旗冶炼厂关停搬迁的当晚, 悉数登场。一个普通的人家, 一家普通的小店, 一个即将搬迁的老厂, 一行即将告别的工人, 作家精巧设计, 将其放置在株洲清水塘老工业搬迁改造这一大背景中, 时空场景就有了质感, 故事就变得厚重、有意思, 也更有时代意义。

2018年12月31日, 株洲冶炼厂熄火停产, 清水塘工业区261家企业产能全部退出, 株洲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手笔吸引了各界聚焦, 也触动着作家们火热的创作灵感, 点燃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作家们倾情为这片土地的新生描摹、讴歌, 佳作连连。

比如, 今年9月和10月, 《光明日报》和《湖南日报》分别以近一个整版的篇幅, 刊载了鲁迅文学奖得主纪红军创作的报告文学《奔腾吧, 霞湾港》和《奔腾的霞湾港——一座共和国老工业城市70年今昔巨变》。昔日闻名的“变色龙”, 如今变身一湾清流。霞湾港的治理, 是清水塘地区环境整治的一个缩影。文章以生动的笔触描写了株洲霞湾港的变迁, 反映了清水塘地区企业、职工、居民数十年来的激情奋斗, 讴歌了一代代株洲人奋勇争先、一

往无前的“火车头精神”。

省作协名誉主席蔡测海创作的《去株洲找一位穿蓝工装的人》, 以散文的笔调, 饱含深情地讲述了村里的一位“大个儿”, 走出山村, 来到株洲玻璃厂当工人, 成了小伙伴们羡慕的“国家的人”的故事。看到如今清水塘的蝶变, 睹物思人, 当年那位“穿蓝工装的男神”在哪里? 故事的背后, 是人们对城市文明的向往, 对经济变迁的感慨, 当然也有对乡情和友情深情的怀念。

企业搬迁, 昔日隆隆的机器声远去, 清水塘安静了, 但文学, 却让这里再度热闹起来。这种对比颇有意思。

习近平总书记说, “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 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株洲题材的这些文学作品, 无疑鲜明地折射着这一创作指向。

这些年, 株洲人民奋勇开拓、努力奋斗, 办成了一系列大事、难事、喜事。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 取得标志性进展; 全力打造株洲·中国动力谷, 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金名片; 比全国提前三年实现整体脱贫、同步全面小康, 告别了几千年来的绝对贫困……这里面, 有辉煌的成就, 有奋斗的精神, 有人民的悲欢, 有情感的呢喃, 就像个巨大的宝库, 给了广大文艺工作者丰富的创作题材、广阔的创作空间。反过来说, 也正是有着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强烈关注, 这些作品才得以被出版方重点推介, 为受众所青睐。

于是人们看到, 《中国作家》去年第8期, 在开篇的显著位置刊发了省作协副主席万宁创作的中篇小说《躺在山上数星星》。该作品以脱贫攻坚为主题, 从一位女性的视角, 细腻的笔触, 讲述了一位大学女教师到乡村扶贫, 情与理选择的矛盾, 理想与现实碰撞的心路历程。触摸扎根扶贫一线那些真实的内心、现实的境遇和人生的追求, 是这篇作品给读者最突出的印象之一。

于是人们还看到, 今年以来, 陈世旭、葛水平、彭见明、王阿成、水运宪等名家到株洲采风, 创作了《动力谷就是诗和远方》《株洲影像》《株洲, 一列神奇的火车》等一批精品佳作。

昨天的一个梦, 今天的一幅画, 明天的一首诗。株洲人民不现实的画, 一个个梦想变成了一幅幅多彩的现实画卷, 也将孕育更多喷薄而出的文学佳作。

逝者

岁月淘不尽诗歌与理想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一首《理想》激励无数年轻人, 11月23日下午, 这位以文字照亮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学者、诗人、书法家流沙河因病去世, 享年88岁。

东至于海, 西至于流沙

大家对流沙河的了解, 多是从中学语文课本里的《就是那只蟋蟀》《理想》而来。他出生于成都的一个诗书人家, 1948年, 17岁的他在《西方日报》副刊, 以流沙河的笔名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折扣》。

对自己的笔名, 他这样解释: “‘流沙河’中的‘流沙’二字, 取自《尚书·禹贡》之‘东至于海, 西至于流沙’。因为中国人的名字习惯用3个字, 所以我就把‘河’字补上, 这样念起来也顺口。”

1949年, 流沙河考入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 虽学化学, 但他的文学情愫却在心中疯长。1950年, 经作家西戎(《吕梁英雄传》作者之一)推荐, 流沙河调到《川西农民报》工作。1952年, 转入四川省文联搞专业创作。

1957年1月, 流沙河、白航等4位年轻诗人在成都创办《星星》诗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流沙河借物咏志的《草木篇》及其他作者创作的各种流派的好作品, 深受读者欢迎。

1985年起至今, 他的作品已出版20余种。

第一个向大陆介绍余光中诗歌

除了写诗, 流沙河还关注中国台湾诗人的作品。

1985年, 他主导出版了《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 成为了第一个向大陆介绍余光中诗歌的人。从事诗歌研究的他准确地看到了余光中诗歌中的美, 流沙河也因此被视为余光中诗歌的知音。在评价流沙河的时候, 诗人王家新认为他是一名“真正的诗人”, 而且在介绍台湾诗人这方面, 流沙河的工作尤其宝贵, “他开设的这个专栏, 我们上大学期间, 作为一个年轻的诗人几乎每期都看了。今天看来还是很有意义。在那个时间, 他有系统地介绍台湾的优秀诗人, 率先、系统地介绍了我们从来不了解的那

些诗人和作品, 流沙河先生从他自己独到的眼光和角度来介绍、解读诗歌, 给我们带来很新鲜的刺激和启发”。王家新说。

从诗人到汉字研究

因为诗歌, 我们认识和爱上了流沙河。但是, 大概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以后, 流沙河就不写诗了。他在自己诗集《故园别》序中写到, “我不相信生活中到处都有诗, 只等你去俯拾。我只相信感自外来, 诗自内出。”

流沙河诗转文里里程碑似的最后一首诗, 是他于1989年5月的《了啊》。诗味幽默诙谐又充满无奈, 在“了啊”的感叹中层层推进: “……家猫更懒了啊/钟馗更醉了啊/武松愈打愈小了啊/石迁愈偷愈贵了啊……”最后, 他觉得自己是一支被小孩随意削着玩的铅笔, 人生在世, 笔力未彰, 铅根被无端削至“短得只剩/橡皮擦子/了啊”, 那是多么不值的光阴虚耗, 他悟道了。

后来, 他改作训诂, 说文解字, 诠释经典, 研究人文地理, 乐在其中。转型文字学者的流沙河自称“白鱼”, “白鱼就是蛀书的虫。劳我一生, 博得‘书虫’之名。”别人称他“文字侦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他给出的解释是: “名声一度很大, 但我很清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 我就算算了, 我不写了, 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 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 感性不足, 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都是骨头, 没有肉。”

2000年, 流沙河开始对汉字认真的考据精研, 从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入手, 穿自己的毕生所学和心力, 希望能对汉字学领域, 为人们留下一些精神财富。2017年8月, 流沙河新书《字看我一生》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的正文部分, 是耄耋之年的流沙河一笔一画写出, 全部以手稿影印的形式呈现。所谓“字看我一生”, 正是流沙河根据人一生遇到的文字, 来解读这些汉字。除了《字看我一生》, 这些年来, 流沙河先后推出《流沙河认字》《文字侦探》《白鱼解字》《正体字回家》等多种汉字学著作。(综合《成都日报》、《文摘》杂志等)

观点

“一本书主义”的匠心

廖华玲

迈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信息随手可知, 人们获取知识的门槛变低了。可是, 如果仅仅依赖互联网, 我们只能在浩瀚的文字里漂流, 而无法深入其中。还好, 我们的图书出版业依旧繁荣, 读者需要书香滋润, 需要深入阅读。

但眼下的书多有点泛滥: 横行的“三无图书”, 即无益、无害、无聊之书; 心灵鸡汤类“速成汤”书籍; 成功、财经类的“功利”书; 养生、网络小说等所谓的“畅销”书。书的质量良莠不齐, 其中最大的原因恐怕是一部分著书人、编书人为名而浮, 为利而躁, 心中少了质量意识、精品意识、甚或传世意识。

从图书出版的数量上来看, 中国已是出版大国, 但大量重复出版、跟风出版、劣质出版为这种“图书繁荣”注水抹黑。圣贤老子曰: “有之以利, 无之以为用。”莫言也曾说: “文学的最大用处, 也许就是它没有用处。”其实, 这就是书籍、文学更高境界的用处。但回过头看看, 这浩如烟海的书籍, 能让人读得爱不释手、难以释怀、枕边常读的又有几本

读者期待着“千年磨一剑”的佳作。网络配图



40多名省内和株洲网络作家齐聚, 参加株洲市第一届网络文学论坛。温琳 供图

本土动态

株洲市第一届网络文学论坛举行 现实题材成网络文学新风向

温琳 邹围

作为大众传媒时代文学领域的新生力量, 网络文学以其文学题材的自由性、写作风格的多元性、故事情节的丰富性受到广泛关注, 网络文学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1月25日上午, 株洲市第一届网络文学论坛举行, 来自省内和本地的网络文学作家40余人齐聚一起, 共同探讨现实题材和网络文学的融合, 为推动网络文学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与会的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主席余艳说, 网络作家要以独到的眼光、敏锐的触角、独特的艺术感染力, 全面、准确、真实地展现时代风貌, 在火热的生活中把握时代脉搏, 承担时代使命, 聆听时代声音。

市文联党组书记黄勇说, 无论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 赢得读者才是王道, 既要有娱乐功能, 也要具备教育和审美功能,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把握时代脉搏, 为人民创作精品力作。

启动仪式后, 网络作家们就“现实题材创作”主题分为两个论

坛进行交流, 分别从人物创作、情感描写的角度出发, 积极发言, 探讨了如何写出好作品, 如何创作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他们表示, 这次论坛主题讨论使自己增强了理论修养, 明确了创作导向, 今后要加大现实题材创作力度,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写出更多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近年, 我市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量雨奇、半弯弯、酒中酒霸、温小妖、汉隶等一批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较大的影响力的网络作家。目前, 株洲市网络作家协会已有80多位成员。